

**往事如昨**

# 大二哥二三事

徐源和

大二哥是大伯家的二儿子，比我年长26岁。从我刚记事起，就对这位身着军装、英俊潇洒的二哥有一种崇拜和亲切感，我叫他大二哥，一叫就叫了50多年。

## 被子送老乡 狗肉治胃病

大伯共有7个儿子，有4个儿子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和解放军。大哥和四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大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，当时已是营长。

大二哥叫徐源璞，1942年他18岁，在鬼子“大扫荡”期间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，担任过区小队长。1944年在昆嵛县公安局参加工作，后调到胶东区公安局。

1946年端午节前两天，大二哥接到紧急任务，由他担任组长，组成5人保卫组，护送中原解放区的新四军首长到东北地区工作。当时国民党的军舰封锁了渤海海峡，于是他们一行人换上便衣扮作商人，在蓬莱栾家口码头登上了一艘小汽船。一路上，遇到两批、6艘军舰的多次盘查，首长和保卫组的同志们沉着冷静、机智应对，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庄河县。

## “虽挨大板四十，意志坚定不移”

后来，由于大二哥工作积极、聪明好学，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学习，他成了一名年轻的海军干部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，大二哥正值大好年华，长得英俊还是军官，给他介绍对象的人络绎不绝。抗美援朝打响后，大哥牺牲在朝鲜战场，大二哥坚决不找对象，他说，大哥牺牲了，我要帮着大嫂拉巴两个孩子。再说正在抗美援朝，我随时可能上战场，战场上子弹不长眼，我不能耽误人家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做着上前线的准备。直到朝鲜战争结束，大二哥才和家乡邻村的小学老师结成伴侣。

大二哥在部队当兵，二嫂在家乡教学，大二哥每次回乡探亲都到我家住一晚两晚，再转车回家。他和我父亲至契要好，什么事两人都商量，经常拉到半夜。

大二哥非常爱学习，除了看书以外，还坚持练毛笔字，吃完晚饭，在我家的小炕桌上磨好墨，一笔一划写满一大张报纸，这是他一天的任务。我看到他临的帖是《欧阳询九成宫》和《柳公权玄秘塔》。

## 老有所乐 诗以言志

大二哥离休后，和二嫂回到老家，过起了农村生活。自己开了点荒，种了点粮食、蔬菜和自己抽的黄烟。革命了一辈子，又回归故土，他在村里和乡亲们相处得很好，大家有事都愿和他说说，他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和主心骨。

大二哥愿意写打油诗，随感而发，尤其离休以后，写诗歌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写的像诗歌也像日记，有叙事也有感怀；有的规规矩矩写在本上，有的写在纸上，有的也丢了，就这样聚沙成塔也有几百首。他越老兴致越浓，乐在其中。“写诗兴趣日日厚，至今已写二百首。越写脑子越开阔，诗情画意处处有。”成了他生活和心境的写照。沉下心来他也写些经年

往事，情感厚重，深沉感人。

大伯家解放前生活很苦，大二哥回忆时写道：“儿时家太贫，无钱去上学。本是孩童期，随父去干活。秋收交完租，口粮太有限。老少想活命，野菜度时艰。为了补家用，农闲做零工。常常背星走，报晓鸡未鸣。饿了吃地瓜，冻硬啃不动。看见小吃店，兜里没有钱。忍饥含泪走，眼黑金花窜。因为走得急，脚掌泡成串。呲牙又咧嘴，忙完回家转。忙了一整天，挣不几个钱。到家夜已静，只闻狗叫声。喜见八路来，参军闹革命。跟着共产党，穷人有救星。”他回忆参加革命的经历写道：“回忆一九四二年，抗日形势大好转。我军越战越强大，胜

攀谈，得知对方是山东老乡，立马倍觉亲切。住了几天，看到老乡家没有一床像样的铺盖，大二哥临走时送给老乡一床他配发的被子，老乡说什么也不要。大二哥说：“部队经常轻装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丢了，咱是老乡，你真不用客气。”老乡反反复复地感谢。此后大二哥好长时间就同战友合盖一床被子，但是他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还有一件是当时东北战场军事形势很紧张，部队经常转移，饭也吃不好，大二哥经常胃疼。一次突然紧急转移，饭在锅里半生不熟，大家捞起什么拿着就走。轮到他时，锅里有一块半生不熟的狗肉，他捞起来一边走一边吃。说来也怪，打那以后，他的胃再也没有疼。于是，他到处告诉人家他有“偏方”：半生不熟狗肉治胃病，几乎传为笑谈。

记得是195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大二哥突然来到我家，脏兮兮的老头衫，海军蓝裤子裤脚挽到腿肚子，脚穿橡胶水鞋，一看就是从地里直接来的。

他和父亲坐着小板凳在院子里说话。原来当地出现旱情，部队组织工作队帮助抗旱。大二哥到了田间地头就向老乡请教，老乡说：按古语说，照现在的天气症候，近几天有一场大雨，现在得赶快组织锄地，把土松开，下雨就能渗得透。现在千万不能浇水，太阳一晒土地板结，雨水渗不下，水都流走了。还说，锄地也能保墒，如果不下雨再浇地也不迟。大二哥向上级领导反映后，接到的指示是抗旱救灾、挑水浇地。大二哥管的这片地依然抓紧锄地，就这样他被撤离了工作队。他满心不甘地休探亲假了，路过我家。父亲劝他说：“公道自在人心，总会有个是非曲直，受点委屈不怕，对得起良心就好。”大二哥慢慢平复了心情说：“我想通了，想想牺牲了的战友，这不算什么事。”后来没过几天，果真下了一场透雨，锄了的那片地吃透了水，庄稼长势良好，

而浇了水的地都“涂了”。后来，大二哥写诗明志：“贞心为真理，誓把意见提。为国为民计，生死何所惧。”大二哥在工作中总是实事求是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绝不随波逐流。有一次，他在烟台看完周信芳演的京剧电影《四进士》，看到宋士杰伸张正义的情节，回来后感慨地写了首诗，我记得有两句是“虽挨大板四十，意志坚定不移”，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和心声。

1964年，大二哥从部队转业，在当地的发电厂任书记。刚刚工作一年多，就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二嫂担心大二哥，就把不满10岁的两个女儿留在老家让亲戚照看，她带着3岁的儿子到发电厂来陪着大二哥。有一天，早上大二哥穿着整洁的衣服上班，晚上回来就浑身贴满大字报。二嫂就给他往下撕，一边撕一边哭。大二哥就幽默地说：“不用撕了，留着盖在身上省了盖被了。”二嫂说：“都这样了，你还开玩笑。”大二哥一边挨斗，一边用心工作，保持电厂的正常运转。他一直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地在发电厂工作到离休。

利消息频频传。日本鬼子急了眼，想把败局来扭转。来势汹汹大扫荡，胶东大地起狼烟。敌人疯狂野兽样，奸淫烧杀极凶残。猪叫狗咬鸡不宁，夜里火光照亮天。我军指挥赛神仙，神出鬼没巧周旋。我军展开反击战，到处歼敌拔据点。鬼子尾巴长不了，不到三年完了蛋。当时我当青抗先，年仅十八正青年。于今变成白头翁，算算整整六十年。”回忆起在东北战场的艰苦岁月，他乐观诙谐地写道：“解放初战敌军狂，频战睡觉穿衣裳。全身成了虱子堆，扫衣鸡吃虱子忙。”

大二哥离开已20年了，但他的人品容貌，常留在我心中，他的“兵体”诗歌仍在亲友中广为流传。

## 老家翻出的老照片

沐溪

我和老公回老家收拾老房子，在柜子里翻出了一本老相册。老公拿出来随手翻开，看到了他小时候的全家福。

这是一张四寸大小黑白的全家福，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末。那个年代，照相馆只有一寸、二寸、四寸和六寸。照片底色有一种古朴的气息，人物表情都拘谨、严肃。老公有些激动，用手指着父母中间的小孩子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个是我，两边是爸爸妈妈，左右两侧分别是大姐和二姐，后排站着的是大哥和二哥。”老公说，那时候他也就五六岁，记得是赶马车的大舅把全家人拉到莱阳的。

我从老公手里接过相册，一页一页轻轻翻看着，一张四寸大小两个人的全身照映入我的眼帘。仔细一看，是公公和婆婆年轻时的合影。只见婆婆梳着一对油光发亮的大辫子，亲昵地依偎在公公的旁边，英俊高大的公公面带微笑，站在婆婆的身后。我脑海里开始了各种美好的想象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无缝隙亲昵地站在一起的照片很是稀有。

老相册里有一张是婆婆抱着一个五岁大小的男孩，那是老公的哥哥，五岁那年得了大脑炎，没有抢救过来。后来，婆婆曾含着眼泪和我说过此事，她内心的痛苦和惋惜，我都忍不住流泪。

听老公说，公公很早就在莱阳“三八”照相馆工作（即后来的光明照相馆）。我老公是1978年接替公公的班进了照相馆。公公的工龄是26年，这样算来，他应该是1953年到的莱阳。

当时莱阳有两家照相馆，一家是东方红照相馆，我记得门楼很大气，有两层，二楼是照相室。我八九岁的时候，母亲领着我在这里拍过照片。它的位置就在现在莱阳市政府南边；另外一家就是“三八”照相馆。这两个照相馆公公都待过。公公在世的时候，每年春节回家，都愿意和我说说他在莱阳照相的一些往事。

他说，当时东方红照相馆里有一对大狮子，是他用水泥做出模型，然后再描摹、上色做成的。他说，这对大狮子做得很逼真，摆在那里，惹得很多人前去观看。

公公在上海照相馆学到的技术都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，他带了很多徒弟，我老公是他最后一个徒弟。

说到照相，过去只有城里才有照相馆。拍照片也是一件很隆重很奢侈的事情。那时候，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，除非是结婚之类的人生大事，否则，难得照一次相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有走街串巷的照相人来到乡下，富裕的人家会照一张合影，把照片装在相框里，挂在堂屋正墙上。

我仔细端详着那一幅幅透着斑驳时光的老照片，内心有一种亲切感。每一张都在记录着一个家庭的故事，传递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信息；那一幅幅呈现着黑白格调独特神韵的老照片，会让一种厚重、质朴的沧桑感，从历史的长廊里扑面而来。

如今，摄影设备日新月异，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把瞬间定格，但对于我，仍喜欢老照片那种独特的韵味。那种特有的纸张、用闸刀割出的锯齿以及它特有的光泽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